

起声波
Ultrasonic Wave

听证会是一门政治经济学

那些代表各群体、各阶层参加价格听证会的人,不当被当成“消费者”,而应当被当成“公民”。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

国家发改委网站连续刊发了6篇关于听证会的系列“专家谈”文章。这组文章从开始刊发之时,不断遭到舆论批评,认为曲意回护价格听证会中出现的异常状况。到最后,因承认“这一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而受到舆论好评。

舆论的批评与好评,说明的只是人们对听证会的看法,而未必说明发改委文章的转向。人们在说“承认问题是改进听证会的第一步”,人们在说“恭喜发改委被‘说服’”。我想,这不过是自说自话罢了。这些评论并没有读懂发改委的文章,而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对发改委文章进行一厢情愿的解释。

发改委政策研究室组织的6篇文章,目的明确,就是对各种“糊涂观念”进行释疑,以让人相信现行听证会并非作秀,并非走过场,并非“逢听必涨”,没有猫腻,最后一篇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并非对前面文章的修正,而是一篇释疑文章应有的部分,在辩护结束之后,也承认存在改进的地方,所谓“以慰民情”而已。



张立勇

客观地说,发改委文章对现行听证会的回护中,有不少正确的内容。听证会不是决策会,不是按比例遴选代表的投票表决会,听证会只是一种公开辩论的形式。同样要客观地说,人们对听证会有着某种不切实际的认识,以为听证会的意见应该被接受,否则就没有必要召开,这是误解了听证会的性质。

然而,无论如何,听证会应该真实,这是没有疑问的。听证会并非民间活动,而是政府定价活动中的一个环节,由政府组织主办,因而,能否真实地进行听证,是政治是否真实的一种具体表现。正是在这一点上,听证会上出现的一些奇怪的现象,对此,政府是有责任的。

听证会代表张冠李戴,听证会代表身份不符,听证会代表发言权因主张不同而区别对待,使一些听证会变成了预设结果的表演。偶然的失误,很难解释为何有那么多的听证会出现不正常现象;个别代表极度愤怒下的抗议性举动,更不足以“恰恰证明听证会不是表演”,而只能“恰恰证明”听证表演已经达到不可忍受的地步。

迄今为止,听证会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活动,仍然未能得到确切的认识。人们一般疏于辨别价格听证会是一项经济咨询活动,还是一项政治议事活动。在发改委的文章中,我们仍然看到这

种含混,一会儿是“消费者意见”,一会儿是“民意表达”。这就是说,价格听证会一般被视为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辩论会,阐述意义时才会被视为“听取民意”。

听证会性质上的含混,使成本、价格等经济指标成为听证会的主要概念,提议涨价者算经济账,反对涨价者算管理账,听证会于是名正言顺地开成了经济咨询会。然而,听证会应该是这样的吗?

价格听证,固然有成本、价格和企业管理等问题,但请注意,作为经济问题,价格应交给市场。价格听证之所以需要,在于被听证的价格项目并非市场主导。这些物品的价格非市场主导,固然与垄断有关,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半公共品”,涉及人们的基本生活,也难以完全交由市场去决定。而这些物品的价格政策,更是公共品,完全是公共政策。

水、电、气、暖,这些物品现在都被反复强调“是商品”,一律要按照交易去看。但如果它是纯粹的交易,有支付能力者用之,无支付能力者不得使用,冬天冻死在家里的人恐怕就是罕见的了。价格听证是与公共政策有关的政治活动,或者政治经济活动,而非单纯的经济咨询活动。

那些代表各群体、各阶层参加价格听证会的人,不当被当成“消费者”,而应当被当成“公

民”。如果把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都看成“消费者与企业、服务商的关系”,那么我们能够谈论的就真的只有效率问题、成本核算问题,而不再有公民权利、政治进步可言了。

听证会是政治议事活动。听证之所以必要,不是因为关系到某个企业,而是因为它关系民众生存;不是为了算垄断企业的经济账和辩论其管理,而是为了申述某项价格变动对民众生存的影响,并表示民众是否同意某项价格变动。经济和管理算账,有助于使同意或者不同意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但最终有意义的仍然是民众表示同意还是不同意。

改进听证会,必须确认其政治议事的性质,不要把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变成消费者与企业的关系,更不可以把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代之以政府和企业共同谋算消费者的关系。认识虚假的听证会对政治形象和政治合法性所造成的影响,还回民众对政策的质询、建议甚至包括表达不接受的权利,按照公正的方式去组织民众出席听证会,这些都是以政治议事性质来看待听证会的应有之义。

刘洪波

(著名评论家 资深媒体人)

“好的法院是骂出来的,好的政府也是骂出来的。”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告诫法官回访当事人时要做好挨骂的准备。

冷血瞒报者必须付出代价

回应《武安瞒报真相》(1月10日 柒周刊04-05版)

企业发生事故出现伤亡,是很不幸的事,事情一旦发生,有关责任人应该配合政府,做好善后工作,不该逃避、隐瞒。这个时候还盘算着逃避责任,这样的

人太冷血。那逝去的可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啊!造成事故本该被问责,瞒报则应该罪加一等。希望执法部门将瞒报者绳之以法,以此告慰死者。(南京 董凌)

老师玩虚的,学生如何求真务实

回应《权力为何喜欢追逐孩子的天真》(1月10日柒周刊23版)

把孩子作为迎接领导的道具,说白了就是玩虚的,就是拍领导马屁。显然这是官本位思想在作祟。而被欢迎的上级领导竟然对这个“面子工程”欣然接

受,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我们常说“身教胜于言教”,如果“为人师表”者都不能踏踏实实做人做事,又如何教育孩子们求真务实呢?(南京 赵同义)

善待新意见阶层

回应《2009新意见阶层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1月10日柒周刊08-09版)

互联网造就新意见阶层的,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着民意表达的广度与深度。不管你是何种身份,反映的只要是国计民生,只要言之有据,这里总

有你表达的空间。网络问政事实上成为探索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希望各级政府能够以人为本,对新意见阶层宽容以待。(南京 王磊)

火车票实名制要迎难而上

回应《春运火车票今天起售》(1月10日柒周刊02版)

大家都在为“火车票实名制”喝彩,竟有人说这主意“不咋的”,说实名制实施起来工作量太大,不现实。我很怀疑说这话的人和票贩子有瓜葛,即便没

有,至少这也是一种“惰性之音”!体现出的是一种偷懒的、不负责任的想法。既然能遏制票贩子的倒票行为,我们就应该迎难而上。(南京 张殿恩)

直接引语

Voice and Opinion

“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全力开展搜救工作!”

——1月15日,在搜救我被埋维和警察的关键时刻,公安部副部长孟建柱通过海事卫星电话指导公安部赴海地救援工作组开展搜救工作。

“你害不害怕,怕不怕妈妈没有了?”

——用双手从废墟挖出五条生命的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汪雪艳,与儿子通电话时显露其“柔弱”的一面。

“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最终可能超过10万人。”

——1月13日,海地总理贝勒里夫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海地更多救援。

“仇富的浪潮从本质上说,其实是有利于腐败分子作为权贵的,因为其转移了目标。”

——吴敬琏表示公众对腐败的声讨容易被利用。

“‘曹操墓’不是‘三枪’”。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对时下被媒体炒得大热的“曹操墓”现象非常不满。

“谁把公众当傻子,那他就是‘天下第一傻’。”

——虽然已经到了新的一年,但易中天仍然对余秋雨卷入捐款门不依不饶。

“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

——1月14日,针对谷歌计划退出中国市场一事,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中国有关管理措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目前还不能盖棺论定。”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曹操墓仍有存疑处。

“国家杜马为什么要有450名代表?200名就足够了。”

——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建议大幅缩减全国各级议员数量,从而节约资金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实现。

“全球变暖是被称为人类的生物对地球犯下严重暴行的表现之一。”

——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为温室气体减排提出的建议是地球最好没人。

“这是我美丽的房子,我是以色列的国母。”

——被女佣告上法庭的以色列总理夫人莎拉·内塔尼亚胡在女佣面前趾高气扬。



(上期星期柒新闻周刊封面)

名嘴同期声

Simultaneous Comments
by Celebrities

白岩松新闻



“现在其实出行是很没有尊严的,因为有很多的汽车会把人挤成照片。”
——白岩松认为厌倦了开车的人重新选择骑自行车是迟早的事。

孟非零距离



“如果你们村每个农民也掏4万块钱出来,你同意他们每家搞一个1200平米的院子吗?”
——连云港市政法委副书记孙灿在花果园风景区盖别墅,孟非“询问”认为孙灿买地合法的当地村支书。

东升东工作室



“如果等到派出所民警上门,我想一切都悔之晚矣了。”
——一名女子“拿”了陈立鉴在南京打工的一年辛苦钱,东升对她晓之以理。

吴晓平听我韶韶



“这全是为了统计你们那些可恶的政绩,硬往脸上贴金贴出来的把戏。”
——老百姓收入老是被增长,老吴看得很清楚,是一些人“捞政绩”造成的。



读者来信

Letters to the Editor

欢迎读者来稿,发表您的看法和对“星期柒新闻周刊”的阅读反馈,200字以内者优先发表,稿酬从优。

E-mail:njmengqiu@163.com